

饭宅古村 桃源胜地

——雄江镇梅洋村饭宅自然村风貌小记

饭宅古村概览

饭宅古村建于清代,位于千年梅邑西北部之大山深处。古属闽清上七都兴隆境,现隶闽清县雄江镇梅洋村。距镇区7.5公里,离县城28公里,地处“世界稀有,中国第一”国家级黄栌林自然保护区的万绿丛中。如今,此地满目青翠,古树葱茏;小溪环绕,流水潺潺;民居古朴,乡风醇厚;鸟鸣枝头,鱼翔浅底;古韵浓郁,底蕴深厚,一处现版的桃源胜地。

饭宅古村地处深山,中间仅约一平方公里的一块台地,为何先民能择其安居,且乐此不疲数百年?原来,此地古时是一处四通八达的古道交通枢纽要地。其向东沿溪畔古道可达闽江边,上溯可航行闽西北各地,下行能直达福州府郡;向西溯溪畔而上,通过西山半岭,可进入邑外南平、尤溪;向北拾级而上,翻过山头古道,便是古田县的湾口重镇;向南经凤凰岭,过丹塘隔,即为县内广阔的腹地。更有蜿蜒于崇山峻岭间的输木路汇集到村中溪边道头,再由饭宅溪放流至闽江边排村直抵福州。因之,此处虽是蕞尔之地,却得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之便,又兼木材集散地之利,故而能独享优势,顺势发展,成为一处客流热地、繁荣富庶、人丁兴旺的古村。

“饭宅”村名由来

据《闽清谢氏族谱》记载:清乾隆年间,本村谢氏先祖子俊公原居邻县闽侯洋里乡安仁村。因时事不济,在他年青时,父母、伯父母及堂兄等相继殁。虽村名曰“安仁”,却难以安居乐业,家贫而致度日维艰。后随邻里李君于清乾隆丁丑(1757年)举家迁闽清上七都高山山地方,结庐而居,耕山种地。几度辛勤,日子渐好。不料竟遭当地巨豪无端诬以欺凌,立足不得。子俊公万般无奈之中,只得举家离开高山之庐,欲回安仁老家。可心中又十分不甘,意欲再寻新址谋生,但又茫然无措,犹豫不决。遂赴鼎云山仙奶殿虔诚卜筮,祈求指点迷津,得“近处近山近水”为上吉的签文。子俊公寻思:安仁老家虽近山,但路途尚远且未近水;高山之庐虽然近在眼前,但无近水之利,更不用说那是他辛酸之地,绝无重返之意。一时踌躇,只得凭路前行。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须臾,一处依山傍水的台地展现在眼前,此地正符合神灵所指之特点。时斯地已有一吴姓人家卜居于此,子俊公便暂借一隅歇脚,以求发展。而吴姓人家居福地,却未得要领——人丁不振,生活平平。一方正想“舍铺”,一方意欲定居。未几,双方皆遂心愿,吴家转为谢宅。时清乾隆癸未(1763年)。后经明师指点,子俊公要改换宅第门



饭宅村景

路。挖沟深基之时,挖出的尽是成堆的五色土。更奇的是,一群鸡竟簇拥啄土而食,一饱方酣。子俊公诧异不已,复求明师解眼前之异。解释曰:鸡争食者,饭也;君今得饭宅,必富甲一方,后福绵长。“饭宅”村名由此而得。

“老鸦潭”和“老鸦潭”典故

饭宅溪自村前成弧形绕过,形成一湾碧水清潭。潭中繁衍着众多的鱼类,人们不仅捞手可得,就连生活在溪边林中的鸟兽也会时常来分羹一杯。相传,早于上游溪畔岸上有二石似一对老鸦,人称“老鸦潭”。它俩相依恩爱,长年沐浴日月精华。日久,竟神化为一对可繁衍生殖的“神鸦”。一次,雌鸦抱窝孵卵多日,雄鸦怜其辛苦,不惜运用神力,自崖上俯冲至饭宅溪潭中,欲叨一只鲜活鱼儿予雌鸦补充营养。谁知正逢潭中一群顽童也在嬉水捉鱼,他们见空中一只大鸟遮天蔽地扑向潭中,惊吓得群起大声呼叫。不意,孩童们的惊呼声反倒吓得雄鸦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不仅没叨到鱼儿,反将多年修炼而成的神力丢得干干净净。倏地,还原成一块化石,跌入潭中。可是,就在雄鸦即将化成岩石的一刹那,爱恋雌鸦的意念使其拼尽最后一点气力,顽强地掉转身姿,将头朝向崖上的雌鸦。话说雌鸦在崖上眼睁睁地看着雄鸦因怜爱自己而殉身潭中一幕,真是欲救不能,痛不欲生。从此,雌鸦也固化成了自巢中引颈眺望、圆睁杏眼的姿势。一段凄美爱情故事演化成“老鸦潭”和“老鸦潭”两处胜景,至今依然清晰可见,活灵活现。

饭宅祖厝——宝树堂

饭宅祖厝是村中最早的民居古厝。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约260年。该厝即是“饭宅”得名的古厝宅第,也是饭宅谢氏人的发祥地。如今,谢氏后人已将其奉为祖祠,上悬“宝树堂”“谢氏饭宅支祠”两方金字牌匾。“宝树堂”是天下谢氏家族最负盛名的堂号,乃晋朝孝武帝亲书以嘉奖良臣谢安,因之既有它的神圣性,更有它的教育意义。而将祖厝辟为祖祠,表现了当地谢氏后人对“饭宅”开基祖子俊公的尊崇与纪念,也是饭宅谢氏凝聚力的表现和家族聚会的场所。经近年以“修旧如旧”原则修缮后的饭宅祖厝,灰墙黛瓦,飞檐翘角,古朴端庄,保持了清代建筑的风格特点;入户台阶,转斗门亭,暗含步步高升、迎祥纳福的寓



饭宅谢氏下厝

(诗华日报诗巫8月14日讯)福州话,除了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口耳相传;还有一群年轻子弟,正积极以电子词典、教材、输入法来提升福州话的普及率,让有意学习福州话的人士,有更多的学习管道。继而让福州话保存得更完整、流传得更广。

说福州话的是福州人

郑天镭、林昊宇及鹿文泉是来自中国的20来岁年轻子弟。郑天镭已是澳洲的软件工程师,林昊宇及鹿文泉还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大二学生。3人都是在普通话环境中长大,但郑天镭和林昊宇却在成长过程中,对福州话有了一种执着,觉得身为福州人不会说福州话太说不过去,林昊宇还打趣地说:“说福州话的是福州人,福州人不会说福州话只会说普通话,那就不是福州人而是普通人。”

相较于2人是因为自己是福州人而生出福州人来说福州话心态,陕西西安人的鹿文泉是因为交了一个福州籍女朋友而接触到福州话。“在中国各地,说汉语的人占大多数,因区域不同,各地的汉语在音调、词汇应用上也有所差异,若仔细学习,一个月即有小成。”至于福州、闽粤语系,他则感受到与汉语的差异很大,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学习兴趣。

3年轻子弟一拍即合

3个对福州话学习有兴趣的小伙子,在网络相知相遇后,一拍即合。他们以个人所长,在不同的方面予以配合,譬如郑天镭在计算机软件的应用上很有优势,就由他处理词典、教材及输入法电子化的技术问题。那么林昊宇、鹿文泉则收集各项音频及文献、访问相关人士及整理相关数据以汇入电子文件等。

其实中国福州虽有十邑,且十邑福州之间在一些词汇运用、音调上有差异,但在中国福州

以电子词典教材输入法 提升与倡身福州话

城镇,闽侯人占多数,因此郑天镭等3人在福州话音频、教材、输入法的收录中,主要还是以闽侯音系为主。而此番来到诗巫,就是有感于诗巫福州人所保存的福州话环境与中文不同,希望来此可以采撷不同的素材,日后也能编有诗巫福州话本。

郑天镭3人是在8月8日来到诗巫,并于8月15日离开诗巫。这期间,他们也访问了本地一些长者、福州话广播员、演员、翻译员等,藉此更了解诗巫的福州话发展,并收集更多资料作为基础教材之用。在这之前,他们也在中国当地访问了具有代表性福州话人士,翻译了多本由学者和传教士所写的福州话教材,同时制作了原创的福州话视频教程。

在这些网站上,福州话就像华语,有声母,有韵母,有声调。学习者可以先试着掌握福州话拼音,以“讲”字为例,讲字在福州话中读gong,音调为一声。福州话拼音的话就是g+oung+-,木语就是声母+韵母+声调。学习者只要掌握这3样并拼接起来,就能完整调出音节。

郑天镭说,“我们也在陆续将19-20世纪福州传教士的文献,如福州话圣经、传教士撰写的福州话字典制成电子版,这对研究福州话的历史语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实在中国福州,说方言很土气以及怕说了方言影响说普通话的口音的观念已经深入在脑海里,很多人即便是福州人也不太说福州话,



更倾向于说普通话,所以会说的福州话的人已越来越少,可以说语言环境已经受到破坏。“在中国福州做语音保护已经很难,像我们之前就曾访问最后一个福州话广播员,在他之后,基本已经没有福州话广播员。不过,我们看到诗巫的福州话环境还保存得十分好。”

所以特别希望诗巫能和诗巫福州相关团体或人士合作,一起把福州话的语言环境保存得更完整。“我们了解到诗巫作为南洋的新福州,福州话的语言环境保存得相当好,好过中国福州的语言环境。在诗巫的茶餐厅,经常能听到福州话,大部份人能讲福州话。我们所接触到

多明显的不同点。一是坐向风格不同,前者依山向溪,河道环绕村前,美称“玉带环腰”,是常见的民居朝向;而后者则坐水尾向溪头,俗称为“坐虚朝满”或“坐横龙”,是一种别致的选址。二是前者均设置有高耸巍峨的风火墙;而后者则不设常见的风火墙,其瓦面屋脊为“凤凰展翅”形式,两对鹤尾高翘,显得平凡而优雅。三是大厅风格迥异,前者为二层透顶的敞开式,宽敞透亮;后者厅堂宽度几乎与两旁的官房相当,且分为上下两层,虽然有楼下、楼上两个厅,但高度明显低矮局促,厅口设有双开大门。上述三座民居同属清代建筑,却为何有如此诸多不同之处,尚是一个谜。饭宅下厝正座原有建筑保持完整,全木两层结构,面前走廊全座通透,风格朴实简单。正座后面是围墙内附设一排厨房,方便实用。正座左面临溪曾建有横厝,但现已拆除建成一般民居。饭宅下厝另有两处特别的建筑:如紧靠厅堂左后侧建二间耳房,为土墙蓝灰壁,瓦面单撇,与正座的全木结构风格明显不同,应属后期补建;还有门前埕尾坑涧上建有精致的拱券,将坑涧巧妙地遮盖成埕地。这些应是传统习惯上的一种风水改造工程,体现了古人美化优化居住环境的智慧,也相当于现代的景观工程。

饭宅龙风桥

桥址在饭宅村口两山夹峙的饭宅溪之上。该桥历史悠久,饱经沧桑,曾多次重修。旧《闽清县志》水利篇记载:饭宅桥,在十七都。由此可见,饭宅桥在旧时就名声在外,方能载入史志。其间的风火桥,指的就是现今的“饭宅龙风桥”。其实,饭宅桥只是外界对该桥



龙风桥

的一种统称。而在村中,该桥在不同时期却有不同寓意的桥名。最初,饭宅桥于清乾隆年间建在村之腹地“老鸦潭”上,虽便利通行,却有布局不当之嫌。遂于清道光甲辰(1844年)移于村口现址建桥,或是桥亭瓦面鹤尾高翘,或是寓意“七夕之会”,时称之为“鹊桥”。后因山洪湍急,桥毁一旦。为避免急流冲桥,于1914年另选址村中“门对坑”水流徐缓处建桥。急流虽避,却重蹈“布局欠妥”旧辙。1945年,众议共识,复移址村口建桥。并吸取往昔桥脚落溪,首当其冲,易于水毁之教训,改以巨木拱架于两岸,上覆桥亭廊屋。全木结构,飞檐翘角,造型美观,如腾龙起凤,故命其名曰“龙风桥”。惜年久失修,木朽桥危。遂于1979年在原址拆木桥亭而建石拱桥。桥亭虽坚固,尚缺廊屋桥亭装点,便改名“龙秋桥”,寓“如龙千秋”之意。俟至2011年,得乡亲解囊、部门支持,投资20余万元,于石桥之上重建精美壮丽、重檐翘角的廊屋桥亭,内复祀“玄天上帝”,规划臻于完美,谨复号“饭宅龙风桥”。现桥长28.8米,桥宽4米,桥面高16米,桥亭高6米,是为史上最雄伟气派之“饭宅桥”也!

(文/图 张德团)

的诗巫长辈,都相当有传承母语的意识。”

诗巫福州话本土化

不过诗巫的福州话,也确实受到本土化的影响。尽管保存得不错,但在一些词汇运用上,已经“混杂”了马来语、达雅语等。而且,诗巫福州话主要以闽清和古田话为主,而中国福州是以闽侯口音为主,因此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主要先做录音,收集音频,从语音、词汇、语法分析研究诗巫福州话和福州福州话的异同。

他们在逗留诗巫期间,也深入了解诗巫在保护方言上所做的努力。例如福州公会开办了榕语班,办了福州话演讲比赛。藉此来明白马中2地在福州话传播及传承上,所曾做过的和可能做的方向。唯有深入交流两地经验,才能设计更适合诗巫使用的福州话拼音方案。

“当我们对诗巫福州话有足够了解后,便可以协助设计诗巫的福州话拼音、电子词典、教材和输入法等。”当然,来诗巫一个礼拜,不足以完成收集素材、音频并完成保护福州话的目标。“我们觉得保护诗巫福州话的最好办法是由诗巫当地人来进行。我们一直希望寻找诗巫当地对母语保护有热情者,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可以提供来自福州的经验和技术,但真正的实践需要由诗巫在地人来进行。”

语言保护,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社会工程,不论是在诗巫还是在福州,都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充分的讨论和深思熟虑的行动。林昊宇也欢迎本地人士可以一起加入保护福州话行列,让更多人可以能说、能写福州话。(陈玉珍)

域外传真